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記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

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閒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窻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荊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熏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

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輙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

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歎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

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

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

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

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

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
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
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
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
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
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
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
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

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

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

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
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
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
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
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
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
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
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
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

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
目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
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
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
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多
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
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
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
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螢

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
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
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
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
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
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
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
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

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酧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旣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

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

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遊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悉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

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埽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

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
二日輙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
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
落表裏脩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
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
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
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
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
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

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

守湖州而言自鄂來見余於黃曰吾鄂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鄂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

其可不爲一言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

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

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剏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為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

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軾記

大悲閣記 成都府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

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蹴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土
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
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
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
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
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
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

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
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
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
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
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
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
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
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
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目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

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聚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

實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慨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憧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取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莊麗之極實

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
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
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
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
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秦太虛題名記 并頌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
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夕巳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

輿則曰以不時主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

見太虛叅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叅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黄州辯才叅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叅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録以寄太虛也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

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 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

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
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
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于安國寺
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
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榖自蜀來客
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榖記之榖愚樸羈旅
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
之記

瓊州惠通泉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

貢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

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

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遥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愼氏之物也何爲而

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
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
旣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
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
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
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荆梁
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為笴今幽以北
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
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兑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葢繪未深究朕意繪疏迹遠入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葢謂難與曾公

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熈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遠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

寃其用爲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

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强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却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久禮佛以

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覩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開我佛修道時劫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旣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

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覓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盎盎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遊盎以謂盡得我道盎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眞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熈寧巳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

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軾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筯手中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

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葢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

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録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黄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録以記之今年黄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隷字釋之不可見黄之進士張

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土萬象年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窮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

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畫水記 一作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

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

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
同年而語也

刻秦篆記 一作書瑯邪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
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
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
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
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
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
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

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雪堂記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

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以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

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摶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惟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

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躑躅之而已則
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
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
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
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
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
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
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
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
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

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
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
乎予之居此雖違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
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
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
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
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
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
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
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

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

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邇而僾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氷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

論子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
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
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
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
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
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
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
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
[illegible]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

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聲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今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二

猶子遠之客適而歸之日自黃入京

奠新婦[illegible]以其子[illegible]祭而哭之[illegible]祭而止

東坡[illegible]入即過九吾兄禪[illegible]一[illegible]謂之

言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在今他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傳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劵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

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老吏曾腆侮
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
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
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
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
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
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勸巫為農者七十
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
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劒州
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録福勝塔火

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靑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

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

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蔡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虚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審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

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
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
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
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
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
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
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
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
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
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

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

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

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巳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

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

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
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
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
子四人恍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
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
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
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
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

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恍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輙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

關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

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晩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虚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内映老

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
廉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
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
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
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
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
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
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
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
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

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牽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牽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

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
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嵋
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
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
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
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
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
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
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中

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删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黄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推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蹠黄冠衆故求决明於子今子徵銜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

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
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
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
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
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
耳勢不可及已使挼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
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逼微賾知子
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
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荀起
于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于甘從之乎曰吾大則

茯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遠志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穀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筎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誚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温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閒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

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録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

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
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
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
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
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
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
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
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
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
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

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
勛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戶封文
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狎然博
學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
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
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
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
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
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

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
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
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
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顏憐之文因進曰陛
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
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
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
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
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
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

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
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寛大博厚者頎
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覩輿尨
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
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
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
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
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
焉

賛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

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
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
不絶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
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
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
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
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
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三子長曰添丁次曰蕃

[illegible]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桂世孫也生溫
平外懲而內淳稍長去襁褓頎長而白皙圓直如
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聞人多
矣昔人夢賚賢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
桂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
莫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
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
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
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
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

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温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强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羨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

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眾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

可不慎也悲夫

黄甘陸吉傳

黄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黄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歸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

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蔕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毎歲太守勸駕乗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梠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黙然良

久曰屬之於子矣昔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餘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

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采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録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録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勑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

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
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
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
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
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
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
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
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
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

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
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
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
矣上乃勑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
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
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
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
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
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
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訿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

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眞清白之士也
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
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
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
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
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
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
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
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
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

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
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
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鬰鬰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
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薾思困頗思
嘉因命召至嘉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
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
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
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
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摧法不罷管

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

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盖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摧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革

亖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穌之坤以在之釜以熟之口以内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溢水湯先生游既熟遂㶊而成之為人白晳而長温厚柔恐在諸石中最有名儲于囷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甎内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旰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尭上心腹賜爵上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甞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毒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旣襪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刺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鼂軫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進其弟子巳升元華

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不得爲尚食矣中美曰吾爲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今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生鄯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蔡使君傳

使君諱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諱那宋益州刺史使君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

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使君素著威略專任以事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食裁半歲魏人攻之晝夜不息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使君於塹內作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潛作伏道以決塹水使君以土𢇛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人大造梯衝攻圍日急使君用四石烏漆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魏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起土

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人將退會使君病篤乃呼兒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帥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意欲與之俱逝可以是殉我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使君沒攻之愈急初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援之景宗不前八月糧盡城陷贈鎮西將軍且購其喪八年魏人歸其喪葬襄陽傳國至孫固固早卒國除